



悠悠的乡愁

——读杜孝玺《乡愁何处》

□ 程昭湖

5月10日读杜孝玺先生《乡愁何处》，一夜未眠。一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历史知识、精美的文字表述所吸引，文章涉猎的人事典故很多，针对一座小山一个小村，深挖细绎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近万字，真是令人折服；二是它勾起我对故乡的眷恋，引起我对那段少年生活的思忆！

1958年，在滕县墨子故里——木石一带发现了煤田。建了木石、位庄、莱村和八一几个煤井，划归枣庄矿务局。当时，为了给煤矿服务，我父亲所在的利生红炉社，从滕县东关搬到了西沂河村南，更名为官桥矿务局机械厂（后又更名为枣庄矿务局官桥机厂）。父亲被抽去建厂房，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窝棚（一半在地上用席盖，一半在地下），忙得很少回家。当时我们兄妹4个，母亲一个人带着，还要上班做工，太辛苦，也忙不过来，父亲就让我从滕县东关春秋阁小学转到西沂河小学，跟着他住窝棚吃大锅饭。

1958年10月，我到西沂河小学报到。这所中心小学是“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因为穷，校舍和师资解决不了，周围村子有的没小学，有的只有“初小”，即一年级到四年级，上“高小”需考，不少孩子只上完“初小”就算完成了学业。考上的孩子来上学得跑几里、十几里路，一天几趟很辛苦。这所学校设在村里原基督教教堂的院子里，校舍简陋。早上天不亮就到校，上午下午回家吃两顿饭，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上自习，很艰苦。

1959年新学年开学，班里来了些上“高小”的新同学，其中3个是孤山村的，两女一男，女的叫刘永莲、吴全秀，男的叫

郭金海。我才第一次知道孤山。

真正见到孤山，则是跟着郭金海去那里赶会的时候。孤山位于沂河西岸，既不大也不高，但那时山上林木茂盛、郁郁葱葱，山下沂河清澈，流水潺潺，景色秀美。会场很大，设在山东面和南面，南北有一二里长，卖各种东西的，玩杂耍的，应有尽有，非常热闹。我最感兴趣的是听大鼓书，说书的是个中年妇女，边敲鼓边说书，说的是《杨家将》，我们一听就半天，直到散会才往家走。

1961年，我考上了建在木石村西的滕县十五中（后改名为十三中，搬到木石村东南落凤山一个砖瓦厂里）。我们学校考上5人，其中就有孤山的郭金海。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厂子由西沂河搬到公桥村南，我们家也搬到位于轩辕村北的八一煤矿宿舍区。十五中离我们家十五六里，我只好住校，每周六放学步行回家，周日下午步行回校上晚自习。从此，我开始每周背着20多个煎饼、一罐头瓶子咸菜当口粮。每次来回30多里路，每年要走一千二三百里，三年百余次路过孤山和孤山村。

十三四岁的孩子，背着十几斤的东西，步行十五六里路求学，苦累不说，还常担惊受怕。一次因家里有事，星期天下午没返校，星期一早五更，我背着口粮往学校赶。半路上，夜黑不见五指，两边高粱叶沙沙作响，脚下咚咚回音作声，让我头皮发麻。突然，前方出现一怪物，三角头，灰白脸，吐着个血红舌头，吓得我毛骨悚然，以为是遇上了传说中的“吊死鬼”了。想往回跑时，心里想起大人的话：“若遇上鬼怪，你越往回跑越害怕，



你跑不过它，还能把自己吓死。”于是我就攥起拳头，鼓足勇气往前走，死活由它吧。走到跟前一看，是铁路和公路交叉道口的警示牌，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这事就发生在孤山南面的列车发电站。

还有一次，星期天下午返校，碰上阴雨天，走到孤山村西头，雨下得很大，行人稀少，电闪雷鸣。突然，一道火光在我身边上一闪，接着一个霹雷震天响，吓得我啊呀大叫，差点晕倒；前边一个路人回头一看，大喊：“孩子，没事吧，别怕！”我才定下心来往前走。

1964年，初中毕业，父亲因家庭困难，不让我考高中，在老师们劝说不通的情况下，

班主任张桂正老师给我报考了山东省邮电学校（该校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当年我校考上高中、中专及技校的一共9名，到滕县一中上高中的5名，其中就有孤山的郭金海。

从此，我就离开了孤山，再也没有到过孤山。但是和孤山的缘分却没断。走上工作岗位后，结识了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好朋友杜孝沛，他曾在济宁、莱芜、泰安邮电局和省集邮协会任过领导职务，并且和我一样都是从西沂河小学、山东省邮电学校一路走来，他的老家就在孤山村。去年，他来淄博“赶烤”，我们围炉夜话，还一块忆起滕州，忆起孤山。

写给母亲

□ 张弛

在煤矿退休的母亲，最近喜欢上了按摩、汗蒸。微信聊天，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你回来，我带你去。”隔着屏幕，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那份温暖。

母亲是典型的双鱼座，有着自己独特的温柔、浪漫，却掺杂了摩羯的工作狂特质。

认真算起来，我初中就外出住校了，周末跑校的同学们陆续回家，剩下我们一个级部所有住校生集中起来，也坐不满一个教室。记得当时的母亲带着一个厂子，算是工作生涯中忙碌的巅峰，以至于有时候学校放假回家她都没有时间陪我，也就间接导致很多次要走的时候我都觉得委屈难过，红着眼睛哭着鼻子度过周末更是平常。

就回来两天，都没人在家陪我，说实话我真的有小情绪的，或许因为这样，我才开始

习惯把心情写下来，甚至“进化”成现在的自动自我消化。

很早，母亲就关注我的恋爱。以母亲对我的爱，和我对母亲做法的理解，诠释了血缘是最好的思想沟通和现实链接……

突然想到《茶藤》里说的，我们的方案B，绝对绝对不可以输给方案A！所以既是自己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好好过生活吧，因为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的难过而停止对你投放另一个问题……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对选择、对岗位的认识。

那些年，一个人在淄博，有时真的会辛苦，但是自在跟洒脱也是我所享受的，想吃就一个人去吃，想逛下班就去逛，有了新发现可以分享给好朋友一起约，这样的简单生活，除了“月光”，其他我还算满意的。

日子啊，总是过得极快，父母走在变老的路上，孩子

行进在成熟的道上。工作之余，我常对母亲说：“没有时间，我很忙，要加班。”没想到，母亲那些年对我说的来不及照顾的理由，那个辛苦劳作的人，现在竟变成了我。母亲说：“长大后你就成了我。”我回复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连续多年被公司评为“先进”的荣誉，正是应验了母亲的话。

现在跟母亲，我们都能玩笑似的说起上面的话题。她有些许后悔没能多花点精力在我的成长，而我心大又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倒是觉得多亏自己出来早，才不会生活得过于娇气、矫情。

在我上学时，是母亲顶着炙热的责任心在工作跟家庭之间辛苦，现在轮到我踏入职场，才渐渐明白了她当时的身不由己、脱不开身。越长大，越老去，反而越是在陪伴的道路上相互错过——我们都是

交给那个把“加班”放在嘴边的她，然后慢慢发现，一天当中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远远不止陪伴这一件，所以到头来学会了在回不去的时间点感慨跟后悔莫及。

我是相信的——生命有一种绝对。

我相信她肯定会通过我们应该遇到应该经历的方式告诉我们值得用心纪念的道理。

但是我更慢慢明白的是，并不是我们长大了，就不再需要母亲了。

在这个世上，只有母亲，才会为了让你多睡一会儿，孩子一哭就赶紧抱走；只有母亲，才会让你不洗头不洗脸还硬气地对她说我想吃那个，你给我做吧；只有母亲，才会无偿地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美好恨不得和盘托出，全都给你……

母亲，母亲节快乐！但愿您的余生，都能被爱与幸福包裹……

娘在梦中

□ 邵祺昌

在小姑的葬礼上，和来自青岛的表姐表弟聊起了儿时的事情。他们都说我叫娘的时候不是喊娘，而是喊“啊”。我辩解道：“我是叫‘娘啊’，你们听不见‘娘’的发音，只听见‘啊’的发音了。”由此撩起了我想娘的思绪。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短文，其背景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思母之情油然而生，那短文写得也是情到深处，被巩武威先生主编的《百家优秀散文集》收录。娘走了29年了，但是始终忘却不了，我经常在梦中大声喊娘，几乎每次喊娘都把妻子吵醒了。虽然29年过去了，但娘的身影仍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窝里。

也许是我与娘的“亲密度”格外高，不论昼夜都能感受到娘的存在。我曾说过“我是娘的小闺女”，我上边四个哥哥，下边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小妹妹。六个儿子一个闺女，并且是晚生的闺女，所以妹妹在父母那儿自然就是掌上明珠。由于娘的溺爱，妹妹的性格有点儿急躁，细活做不了，粗活做不好，所以我就成了娘手底下的“小闺女”。小时候跟着娘拆洗旧衣服、推磨倒碾、刷锅洗碗、烙面饼、擀水饺皮儿、擀面条，甚至纺棉花、搓“布儿”，搓麻线；有时娘没纳完的鞋底儿放在那里，我也拿起来纳上几针，娘也看不出来。那个时代，农村就是以煎饼为主食，为了七八口人的吃食，娘就得起五更摊煎饼，非常辛苦。娘也曾让我学着摊煎饼，但是我始终没学会，不能替娘摊煎饼，成为我的一个遗憾。

长大了，结婚了，搬出去单过了，但是娘那儿我几乎是天天去的。因为去学校上班每天都经过娘的门口，所以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自行车，去娘那儿，给娘挑水、撮“搭火”，因为这些活儿娘确实做不动了；娘要去镇上赶集、串亲戚，基本上是由我接送，不是我比兄弟们格外孝顺，是因为我上班顺道的事儿。1990年的腊月初，娘因病去世，火化前给娘包裹遗体，也是由兄弟们用毯子先包裹好，我再一针针缝起来的。记得我是一边缝，一边落泪，泪水打湿了裹遗体用的毯子，所以娘的面目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不能挥去。

梦中的娘，有时候踮着小脚推碾，有时候给我们做饭吃；有时候梦中喊娘喊醒了，却记不得娘在为我们做什么……尽管是梦中的娘，面目很模糊，身影很朦胧，但我还是经常梦到娘，经常在梦中大声喊着娘！有时候喊娘喊醒了，醒来时还是泪眼婆娑。

娘在梦中，娘在心中！